

[英] 路易斯·加乐尔 著

阿丽思

漫游

仙境记



赵元任 = 译

Alice'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



商务印书馆

ALICE'S ADVENTURES IN
WONDERLAND

阿丽思漫游奇境记

[英] 路易斯·加东尔 著
赵元任 译



淮阴师院图书馆 574611

商务印书馆
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02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阿丽思漫游奇境记/(英)加乐尔(Carroll, L.)著;赵元任译.—
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2

ISBN 7-100-03588-0

I. 阿... II. ①加... ②赵... III. 童话-英国-近代
IV. 1561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069815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À LÌ SÌ MÀN YÓU QÍ JìNG Jì

阿丽思漫游奇境记

[英] 路易斯·加乐尔 著

赵元任 译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
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ISBN 7-100-03588-0/I·7

2002年11月第1版

开本 889×1194 1/24

2002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张 5 1/2 插图 10

定价: 18.00元

出版说明

《阿丽思漫游奇境记》是英国作家路易斯·加乐尔(1832—1898)写的一本脍炙人口的儿童文学名著。

此书原是作者编来讲给邻居孩子们听的童话故事，自1865年问世起，便得到上自英国女王，下至平民百姓的喜爱，此后蜚声全世界，经久不衰。对于小读者来说书中充满了天真烂漫的奇思异想，而对于成年读者来说，它又对上流社会进行了辛辣的批判，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性和丰富的逻辑性。

原著文笔妙趣横生，语言优美流畅。中译文出自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(1892—1982)的手笔。赵先生译笔精彩，对汉语口语的运用与掌握令人叹为观止。这部译作1922年由本馆出版，历经80载，仍是常读常新。

本馆这次出版，只对个别地方作了一些技术性的改动，其他一概遵从原貌。这一版本插入大量原版插图，配以今人重绘的彩图；力求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增添这部名家名作的欣赏性和可读性，带给小读者愉悦和满足。愿他们的梦做得更香更甜，更有内涵！

今年正值作者加乐尔诞辰170周年，译者赵元任诞辰110周年，希望藉此书的出版来纪念两位杰出的学者。

商务印书馆

2002年8月

我译这书，致献给一个鼓励我译它，和鼓励
我做无论什么书的人。

——Y.R.

目 录

第 一 章	钻进兔子洞	1
第 二 章	眼泪池	8
第 三 章	合家欢赛跑和委屈的历史	16
第 四 章	兔子的毕二爷	25
第 五 章	请教毛毛虫	35
第 六 章	胡椒厨房和猪孩子	45
第 七 章	疯茶会	55
第 八 章	皇后的槌球场	64
第 九 章	素甲鱼的苦衷	74
第 十 章	龙虾的跳舞	84
第十一章	饼是谁偷的?	93
第十二章	阿丽思大闹公堂	101
附 录	译者序	110



第一章 钻进兔子洞

阿丽思陪着她姊姊闲坐在河边上没有事做，坐得好不耐烦。她有时候偷偷地瞧她姊姊看的是什么书，可是书里又没有画儿，又没有说话，她就想道，“一本书里又没有画儿，又没有说话，那样书要它干什么呢？”

所以她就无精打彩地自己在心里盘算——(她也不过勉强地醒着，因为这热天热得她昏昏地要睡)——到底还是做一枝野菊花圈儿好呢？还是为着这种玩意儿不值得站起来去找花的麻烦呢？她正在纳闷的时候，忽然来了一只淡红眼睛的白兔子，在她旁边跑过。

就是看见一只淡红眼睛的白兔子，本来也不是件怎么大了不得的事情；并且就是阿丽思听见那兔子自言自语地说，“噯呀！啊噫呀！我一定要去晚了！”她也不觉得这算什么十二分出奇的事情(事后想起来她才觉得这是应当诧异的事，不过当时她觉得样样事情都像很平常似的)；但是等到那兔子当真在它背心袋里掏出一只表来，看了一看时候，连忙又往前



走，阿丽思想道，“那不行！”登时就站了起来，因为阿丽思心里忽然记得她从来没有见过兔子有背心袋的，并且有只表可以从袋里掏出来的。她忍不住了好奇的心，就紧追着那兔子，飞快地跑过一片田场，刚刚赶得上看见它从一个篱笆底下的一个大洞里钻进去。

不管四七二十八，阿丽思立刻就跟进洞去，再也不想这辈子怎么能再出来。

那个兔子洞先一段是一直往前的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忽然直往下拐，下去的那么快，阿丽思跑的又那么急，连想停都没来得及想也就顺着洞往一个好像很深的深井里掉了下去。

那口井要不是非常的深，那就定是她掉得很慢，何以呢？因为她掉了半天还掉不完，倒有工夫四面望望，还有空自己问问，“等一会儿又有什么来了，等一会儿要碰见什么了？”她先还往下瞧瞧，要看看到底回来会掉在什么上头，可是底下漆黑的，什么都看不见；于是乎她就回头瞧瞧井壁的四周，看见都是些柜子和书架子：有时候又看见这里那里有些地图和画挂在钉子上。她经过一个架子的时候就伸手把一个小瓶子拿了出来；瓶上写的是“橙子玛玛酱”，可是里头都空了，好个失望：她不肯把瓶扔掉，因为怕掉到底下去砸死了人，所以想法子等再经过底下一个柜口，巧巧的把它又放了进去。

“呵！”阿丽思自己想道，“我摔过了这么一大回跤。





那再从梯上滚下去可算不得什么事啦！家里他们一定看我胆子真好大啦！哼，哪怕我从房顶上掉下来，我也会一句都不提的！”（这倒怕猜得不错，那样摔下来，自然不做声了！）

掉呵，掉呵，掉呵！这一跤怎么一辈子摔不完了吗？她出声道，“我不晓得现在掉了几英里路嘞，我一定快近地心嘞。让我看：那是有四千英里深呢，我想有呢！”——你想这些事情是阿丽思从学堂里学着背的，现在可惜没有人在旁边听着夸她，都白说掉了，可是练练说说也好——“是呵，是差不多这么远——但是我的纬度是多少嘞？我的经度到了哪儿嘞？”（其实阿丽思一点也不懂得纬度是什么东西，经度是怎么回事，但是她想那两个名词说在嘴里一定很好听的。）

一会儿她又说话了。她道，“我倒不知道会不会一直掉穿了地球嘞，那怎么办呢？掉到那边，遇见了许多倒着站的人，一定很好玩儿！叫倒猪世界，不是吗？”——她这回倒觉得幸亏没有人听着，因为她想不起来书里那个“倒足世界”的名字，又觉“倒猪世界”又不大像——“但是你想我不是得要问他们贵国的名字叫什么吗？泼里寺、麻达姆，这是新西兰啊，还是澳大利亚啊？”（说着就一头向空中请安——你想想看，在半空中一头往下掉，一头又要请安，你能办得到吗？）“可是要这样问，他们一定把我当个傻孩子，连自己在什么国里都会不知道。不行，这个一定不好意思问人的：或者我会看见在哪儿墙上或是柱上写着：这是新西兰或者这是澳大利亚。”

掉下去呀！掉下去呀！掉下去呀！阿丽思又没有别的事做，所以又自己咕咕叨叨地说话玩。“啊呀，我猜今儿晚上我的黛那一定要想我嘞！”（黛那是她的猫。）我盼望他们开晚茶的时候，会记得黛那的牛奶。我

的乖黛那呀，我真想现在你跟我在一块儿呀。可是我怕半空中没有耗子，那末捉个蝙蝠子也好的，蝙蝠子同耗子也差不多的，黛那，你想可不是吗？但是我倒不晓得猫吃蝙蝠子不吃的？”阿丽思觉得有点睡得慌了，就自言自语地半醒半梦地咕叨，“猫子吃蝙蝠子吗？猫子吃蝙蝠子吗？”有时候说说说乱了，变成“蝙蝠子吃猫子吗？吃子蝙蝠子吗？”你想她横竖答不出来这话，所以顺着问，倒着问也还不是一样。她觉得好像睡着了，才梦见和黛那手挽手地同行，正在那里很恳切地问她，“你来，黛那，告愬我老实话：你倒底曾经吃过蝙蝠子没有？”正说着那时间忽然地喷吞！喷吞！她身子一掉？掉在一大堆树枝子和干叶子上，这一跤就此跌完了。

阿丽思一点都没有跌痛，马上一跳就站了起来：她回头往上头瞧瞧，都是漆黑的；她前面又是一条长夹道，还看见前头那个白兔子顺着那条道快地走。那是一刻也不能缓：嗖地像一阵风似的阿丽思也跟着跑去了，恰恰来得及听得那兔子在转角上说“乖乖！扯我的耳朵胡子，这多晚呀！”那兔子转弯的时候，她追上得已经很近，但是她自己一到了那个角上，那兔子可就不见了：她觉得走进了一间长而低的厅房，顶上挂着一长排的灯盏。

厅的两面都有门，但是门都是锁的；阿丽思沿着一边走下去，再沿着那边走回来，一个一个门都试过来，一个也开不开，她就愁着脸走回到当中，不晓得怎么再能有出去的日子。

忽然间她走到一个三脚的桌子，全是玻璃砖做的；桌上没有别的东西，就是一个小小的金钥匙，阿丽思第一个念头就是想这把钥匙在那些门上许有一个配得上的；可是真倒霉！不是锁太大，就是钥匙太小，





无论怎样，试了一周，一个也开不开。可是再第二回试的时候，她看见了一个上回没有看见的低帘子，帘子后头有一个小门，只不过一尺多高：她把那金钥匙放在锁里试试，果然真配得上，好个高兴呀！

阿丽思就把那小门开开，看见里头有一条小道通进去，只不过像老鼠洞那么大小：她跪了下来，侧着头往里头一瞧，噫呀，好一个可爱的小花园儿呀！她真想能走出这间大暗厅，走到那些鲜花清泉里游玩。可是那小门里她连头也都钻不进去，而且阿丽思想道，“就是我的头钻了进去，要是没有肩膀子，那也不见得有什么大用处。唉！我愿意我会像个望远镜似的，一



缩就缩小，那就好嘞！我想我会的，只要有谁教我怎么样起头，我就会的。”你想，阿丽思近来遇见了这么些出奇的事情，她简直觉得天下没有真做不到的事情了。

白等着在那小门那里，似乎没有什么好处，所以她又走回桌子那里，一半也希望再找着一个别的钥匙，不然或者也许找到一本什么书，里头有教人怎么像望远镜似的变小的诀窍：这会她找到一个瓶子（“我刚才一定是没看见在那儿的，”阿丽思说，）瓶颈上系着一个纸条子，上头写着很好看的大字“喝我。”

说“喝我”还不好吗？但是那个聪明的小阿丽思决不会这样地冒失。她说，“我不！我要先看看瓶上有没有“毒药”的字样在上再

说；”因为她曾经在书里看过好几件好故事，讲小孩子们怎么不乖就烫了手，怎么被野兽吃掉，还有别的可怕的事情，都是因为他们总不肯记得大人交代的几条很简单的规矩：例如，你要把红的火筷子捏得太长久，手就会觉得太烫的；假如弄刀的时候把刀口弄到皮里太深了，就会有血出来的；她再也不忘记有一条规矩说，假如你把面上写“毒药”字样的瓶子里的水喝的稍微太多了一点，那就早晚总会觉得那水于你不大相宜的。

然而这一回瓶子上并没有“毒药”的字样在上，所以阿丽思就大着胆尝他一试，那味儿倒很好吃(有点像樱桃饼，又有点像鸡蛋糕，有点像菠萝蜜，又有点像烤火鸡，有点像冰淇淋，又有点像芝麻酱)，所以一会儿工夫就唏哩呼噜地喝完了。

*

*

*

“我身上觉得好古怪，我一定像望远镜似的变小了。”

果不其然：她现在不到一尺高了，她脸上登时就现出喜色，因为她就想到现在她的大小正好可以走进那个花园的小门了。但是她先等几分钟看看她自己还再缩不再缩：她对这层倒有点担心；她道，“也许我会尽缩缩到没有了，如同吹灭了的蜡烛的火苗一样，那时候我倒不知道觉得像什么了？”她说着就想摹拟一个吹灭了的蜡烛的火苗的样子，可是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，因为她记得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件东西。

等了一会儿，确实知道了没有出什么别的事，她就打定主意到花





园里去；但是可怜阿丽思呀！她走到那小门跟前，才想起刚才把那小金钥匙忘记在桌上了，她回头走到桌子那儿，又太矮了，再也够不到桌子的上面：她从那透明的玻璃桌子底下，清清楚楚看见那钥匙摆在桌上，她就极力地想从一个桌子腿上扒上去，但是那玻璃真滑。再也上不去；左试右试扒的又累又没法子，那可怜的孩子就坐在地上哭了起来。

阿丽思哭着自己又说道，“别哭啊，你这孩子，哭它有什么用？我劝你立刻就住声！别哭！”她平常自己常劝自己很好的劝话（可是很少听她自己的劝），有时候她骂自己骂得厉害到眼泪都骂出来了；有一回她因为同自己玩槌球的时候欺骗了自己，就打她自己的耳光；这个奇怪的孩子最爱装做两个人。“但是现在还装什么两个人呢？”阿丽思道，“唉！剩下来这点儿我，连壹个像样儿的人都不够做了！”

不久一会儿她又看见桌子底下放着一个小玻璃匣子：她打开它一看，里头是一块小糕，上头有葡萄干做成很好看的字样，说“吃我。”阿丽思道：“好，我就吃它，假如吃了它我会长大，我就好够到那把钥匙；假如吃了会缩小，我就好打门底下的缝儿里钻进去；所以无论哪样我总归可以进去就是，变大变小我也不在乎！”

所以她就吃了一小块，自己急着问道，“往哪一边？往哪一边？长嘞吗？缩嘞吗？”把手就捂着头上，摸摸还是往上还是往下，她真好诧异，怎么半天又不长大，又不缩小，还是那样大小：固然

说起来呢，平常人吃了糕的时候，也不过是这样子，但是阿丽思遇见惯了这么些出奇出怪的事情，她竟觉得假如事情都是样样照常的那就又笨又无味了。

所以她就正正经经地一口一口地把
那块糕都吃完了。

第二章 眼泪池

“越变越奇罕了，越变越希怪了！”（因为阿丽思自己诧异到那么个样子，连话都说不好了）；“现在我大到像顶大的望远镜那么大嘞！再会罢，我的脚啊！”（因为她低头一瞧，她的脚远到都快看不见了）。“唉，我的可怜的小脚呀，不晓得以后谁给你们穿袜子穿鞋嘞，宝宝呀？我知道我是一定不能给你们穿的！我人已经太远嘞，哪儿还能跑到你们那儿去麻烦呢？你们只好自己去顾自己罢。”但是阿丽思又想道，“我非得要好好待他们才行，不然怕我要他们走到哪儿去，回来他们不答应怎么好？让我看啊：我想我每年过年的时候要给它们买一双新鞋。”

她就盘算怎么样送去给它们。她想道，“这鞋去的路这么远，一定要交给送信的送去才行；送礼给自己的脚，真笑话极嘞！还有那送信的地名可不更好玩儿吗！

内右鞋一只送呈
炉挡左近地毯上
阿丽思的右脚查收
（带阿丽思的爱情）

“暖唷！我这算说的些什么瞎话呀！”





正在说着，她的头碰着了房顶了：现在阿丽思竟有九尺来高了，她连忙就拣起那把小金钥匙，走到那小门那里去。

可怜阿丽思呀！她身子趴着低着头，勉强才能拿一只眼睛看那小门里的花园；要说走进去是更差得远了：她坐下来就又哭了起来了。

哭着自己又说道，“像你这么大的孩子，”（可不是吗？）“还这样的哭个不休，怎么害羞都不怕？你给我立刻就住声。你听见吗？住声！立刻就住声！”但是她哭的越哭越苦，越苦越哭，一盆一盆的眼泪哭个不住。一直哭到她周围成了一个眼泪池，有四寸来深，哭得几乎满厅都是水。

等了一会儿，她听见远处的达的达的小脚步声，她就忙把眼泪擦擦干，瞧是什么来了。原来就那位白兔子走回来，穿的讲讲究究的，一只手里拿着一双白手套子，一只手里拿着一把扇子：它跑得很急急忙忙的，口里咕叨着，“噯呀！那公爵夫人，那公爵夫人！噯呀！我叫她等着我这么久，她见



了“我不要把我吃掉了！”阿丽思自己也急到这样没法，她无论对谁都愿意求救，所以等到那兔子走近的时候，她就轻轻地，好像害怕似的，开口道，“劳您驾，密斯忒——”谁料那兔子好像吃了一大惊，把白手套和扇子松手一丢，拼着命似的飞向暗处跑了去了。

阿丽思就把扇子和手套拾了起来，那时厅里很热，她就一头扇着，一头自己说话：“乖乖！今天怎么样事情这么古怪！昨天不是样样事情还是同平常一样吗？不晓得我昨儿晚上半夜里变了没有？让我来想想看：我今儿早晨起来是不是还是一样的我？我差不多想我记得今儿起来的时候是觉得有点儿两样嘞。可是我要变了不是我，那么得要打听打听我到底是谁呢？啊！这个谜儿才难猜呢！”她想着就把所有她知道是和同岁的小孩子，一个一个都想一想，看自己是不是变成了她们当中的哪一个。

她道，“我知道我一定不是爱达，因为她的头发有那么长的小圈儿，我的头发一点儿都做不起圈儿来；我也知道我不会是媚步儿，因为我懂得许许多多的事情，她是噯呀，啧啧，她什么都不知道！况且到底她是她，我是我，我怎么——噯唷，我真越想越糊涂啦！等我来试试，看我还记得从前所知道的事情不记得。让我看：四五一十二，四六一十三，四七一十一——唉，那样子几时才会到二十呀！无论怎么，那九九表本来没什么“意义”；咱们试试地理看。伦敦是





巴黎的京城，巴黎是罗马的京城，罗马是——不对，那都不对，我知道一定都错啦！那恐怕我到底是变了媚步儿嘞！让我来背背“小学语”看，她就叉着手放在腿上，好像对先生背书似的，就一连背了下去，但是她的声音又哑又奇怪，字说出来也好像不由自主似的：

“小鳄鱼，

尼罗河上晒尾巴。

片片金光鳞，

洒点清水罢。

笑糜糜，

爪子摆得开又开。

一口温和气。

欢迎小鱼儿来。

我觉得这些字都背错啦，一点儿都不对，”说着阿丽思又是眼泪汪汪的了，“那么我到底是变了媚步儿嘞，那么我岂不是要得上她那又冷静又气闷的小房子里去住，差不多连什么玩意儿都没得玩儿，还有，噁唷！还得要念那么些书！不，我不！我已经打定主意嘞；要是我是媚步儿，我就老呆在这儿底下不上去！那他们再叫我也没有用。他们要是把头伸着往底下叫，‘上来罢，宝宝！’我就只往上瞧着对他们说，‘那么我是谁？等到你们先告愬了我是谁，要是我喜欢做那个人，我才上来：要不是，我就还在这儿底下呆着，等我是了一个别人再看’——可是，噁唷！”阿丽思又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了，“我到底还想他们真会伸着头来叫我回去呀！我一个人在这儿冷静得好难受呀！”